

詩談大地

初之

孫文濤 著



香港金陵書社出版公司

大地談詩

孫文濤 著

I207.25
SWT

書 名:大地谈诗
作 者:孙文涛

出版者:香港金陵書社出版公司
地 址:香港九龍中央郵局 71446 信箱
規 格:787 × 1092 印 張:10
200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國際統一書號:ISBN 962 - 440 - 848 - 3

定 價:港 幣 30 元
人民幣 20 元

目 录

第一辑 再见了,诗歌岁月(回忆录) (1)

昔诗追影:“小朵的蔷薇花在四月的寒风中无声畅谈”

..... (3)

50 年代出生的文化“理想主义”者遭遇今昨

..... (11)

《眼睛》诗民刊连接:四分之一世纪后 (21)

再忆 20 年前的雪城和“底层诗歌”创造 (25)

30 年前的一次“田野调查” (32)

回忆与思考:“祖国往事”(共和国旧词解)

..... (44)

东北忆诗人——胡昭 (55)

18 年中关于散文诗的 3 次断想 (61)

故乡巴吉垒(童年与诗) (66)

评点:“文革”40 年(“文学与历史沉思录”系列)

..... (74)

第二辑 青年、作品简评 (85)

“人在世上给自己喂东西”(福建/陈小三诗集《交谊

舞》)	(87)
给“十年”画像(四川/胡应鹏的先锋诗)	(92)
一个江南民工的诗(江苏/许仲诗集《把苏北贴在胸口》)	(99)
“技巧”已死(山东/青年星辰一首《太平村纪实》)	(105)
“粤漂”涸痕(东莞/打工青年王锡文诗集《情说红颜》)	(107)
来今雨轩读《李诗猜读》(四川/赵斌著)	(111)
’2004 静静诗歌田野撷拾	(114)
鸢飞鱼跃诗人掠影 11 家	(129)
中国打工 20 年之诗歌“青春祭”	(136)
“诗言诗语”摘录	(143)
“一带山河,少年努力”(山西/东东自印诗集《灵魂的快乐》)	(150)

第三辑 大地谈诗

网上《中国诗歌调查》公共答卷	(155)
当下诗人的“背景”解读	(161)
永忆江湖话《独立》	(164)
天安门“人民诗歌”写作成功的历史范例	(170)
呼吁民间诗人生存困境	(173)
“’2007 网上散文诗圆桌会议”简短发言	(180)
关于我的“大地访诗人”采访	(182)

现代诗“前导曲”:知青音	(194)
风景一坏,诗就坏了	(199)
“玄都观里桃千树”	(202)
漂寓通州遇古诗	(207)
普里什文散文诗的独特道路	(212)
观“俄罗斯巡回展览派”画展	(215)
东山魁夷的日本风景画	(218)
克拉萨乌斯卡斯的前苏联版画	(220)

第四辑 大地学诗(献给初学者)

在一条江边学苏轼祖国诗“大江东去”	(225)
普希金名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228)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230)
臧克家《有的人》:一首预言了新中国“其后”的诗	(233)
北岛《回答》:备忘于现代道路伊始处	(236)
海子的代表作:《祖国,或以梦为马》	(239)
公刘与他晚年力作《活的纪念碑》	(243)
沙鸥短诗《归来》的精短艺术魅力	(245)
与邵燕祥一首西子湖诗华年相遇	(247)
我与美国黑人诗人休斯的诗《自由》的缘分	(249)
田德里亚夫二战诗《纪念碑》	(252)

第五辑 通信、其它	(255)
文学通信(摘录)	(257)
爱尔兰布道作家巴克莱论当代“信念”重整	(269)
自然、人生、隐居:睿智型诗人作家梭罗的吁语	(273)
李敖踏诗大陆行	(285)
无限江山:黑	(290)
无限江山:吉	(295)
无限江山:辽	(300)
无限江山:冀	(303)
无限江山:晋	(306)
后 记	(309)

第一辑 再见了，诗歌岁月
(回忆录)

昔诗追影：“小朵的蔷薇 花在四月的寒风中无声畅谈”

翻开旧诗篇，数了一下，发现它们绝大多数是我在 80 年代初年的长春写作的，尽管我——今日之漂泊的我，岁月中“尘满面”的我，——而非昨之我，不知为何，现在有时对这座远在北方之北的灰色城市是如此的伤怀、失望、厌倦、甚至可怕……（也许只说明我老了?!）世纪末时我回去，它似乎又“恢复”了二十世纪 60、及 70 年代初特有的严寒、灰暗、缓慢和黯淡，不同的是增加了种急切的躁动、混乱，失意、甚至疯狂、惶惑……

……老旧楼道里遍丢脏纸杂碎，再也无人有心清理，而卫生费却照缴，紧闭的门房贴着一张张欠费单：电费、水费、采暖费、房租……，什么都欠，仿佛这里是住着群“逃债”人！出门路街上散布闲人、失业者、下岗者，和急驶过诸多豪华车、气派轩昂的霓虹酒楼桑拿宫，进出的小群“新贵”，形成判然“两个世界”鲜明对比。这是哪?! 今何日？这是十八世纪的巴黎的外省？远东从前和今日的城市伊尔库茨克？……这一切极不相称，仿佛绝不相信，我昨天竟安然在此座城市写过诗，挖掘过世界精神中最昂贵的宝藏——一个青年。

想起了“地域就是你的命运”说。想起了“我迷恋于生活的各种诱惑，不愿在黑暗中化为腐泥，埋入催人入睡的、死寂的土地”……（俄国诗人古米廖夫诗句，写于 20 世纪初年）不，我不想复读可怕的俄罗斯往昔生活，极北的、边地的辽阔、今昨素描，不，我甚至不想知道！……那些肮脏、严冷、贫困、争掠、混乱，标

签和世代循环(太熟悉了,旧俄小说中描绘)

约为1981年我曾在长春看过颇为“浪漫”的景致:已是五月底六月初了,黄蔷薇(这种花开在迎春枝后,它一绽就是晚春,而红蔷薇盛开时则临入北方深夏)黄乳泡沫一样荡漾在街路弯巷,夜里突降了场绵雪,枝苞含雪,那种美煞!80年代此奇景我竟连逢两次。城里人已见奇不奇。(见拙作《四月之忆》)

写诗,就是走向至情、至善、至完美的人生(尽管根本不可能实现),它是青年时代的“幻梦”,煽着最后的翅膀载我们遨游。青春结束前的一段“小憩”甜蜜时光,1950年代已渺不可追,1960年代初的饥饿、奇寒印象太深了,还有刺激神经的“文革”,知青的1970年前后的严峻和充满热望,憧憬,理想又流水落花般溅碎现实坚硬岩石!70年代回城后为寻一份工作的艰辛,城市,唉,到处是权势、冷漠、肮脏的走后门拉关系……,终于喘一口气了,80年代布满希冀、充满许诺地来了,城市似乎在舒动关节,渍雪融化、到处泥泞,而青春,青春却就要结束了!……

《开江的日子》、《我们曾在多么遥远的地方生活》、《春天的马车》写的就是这种时候,内心所哀,所惆怅,所怀念,所追怀无尽。

忧郁、岁月、城市的无奈和感慨,《快乐的日子》是写如上心绪的;《一天》是愤怒于文学殿堂圣路上仍充满人间不公,想起那些瞎眼的编辑部,势利的什么作家协会……

友情、爱情,复杂心理,变错的时光,《亲密的回忆》一首是记叙、剪辑、嫁接我送一位女友回家,秋夜寒凉,我们一路兴致勃勃(竟然仅仅只谈了那么多文学!)直到有一个黑黝的门洞吞噬了她……

当知青丧失了进大学机会,读图书馆是那十来年生活主要目标,《瞬间》一帧小景写于市图书馆三楼阅览室,时近午有阳

光从摆有兰草的古旧木制大窗棂斜进，真静啊，犹记常读书累倦时，在古木苍苍寂然院落独步情形（此院落建于20世纪早年，为仅有100多年历史的年轻城市长春的著名“老建筑”，极坚固且富有建筑特色，三进院落，雕檐飞角，惜在80年代后期胡乱拆除）……

5岁失母，直至1981年的29岁才写下一生中惟一一首专献给颂赞母亲的诗《生命的墙，妈妈》，回忆起我家乡松辽平原上的村庄、河流、母亲盛给我的金黄小米饭……写完就流下泪。我已忘记了母亲的样子。

29岁妻子因病亡故，怀抱3岁稚女，常与我幼时情景交叠，《秋天的怀念》、《太平间》、《最后的话语》写的此番经历，还有《鲜花》一首。妻在世时最喜欢吃夏天新结的西红柿，故临终昏迷中尚呓语将两只医院病床边所剩柿子带给孩子吃，“在呓语中说出，两个金色柿子的神话”。母亲辞世时我尚小，许多事并不确晓，在妻子身上我看到伟大的母爱穿越生死。这首诗我不能复读。

……闭塞的边疆小城当年常容易“成长”这样的作者，（省城亦有，稍少）小有才气，而野心勃勃，他们一心盯着京城、省城几份刊物，并牢牢记住任何一个有用的权威、名人，甚至熟知其掌故络脉，以为有朝一日“攀附高途”。他们的全数才华果然此后按此一径走去，步入文界，混个位置，中年后挺胸腆肚，成为他们曾从前“仰慕之流”。可能是由于自幼小就生存于灰茫人海省城，见历识多，也可能是读了世界文学，（在巴尔扎克那里熟详此种情形）改变了近视，年轻时我们一群小市民“底层”业余诗者早已勘破此道，常加嘲笑。为此，当年我们便极少投稿，写完了在圈子里“互读”，甚尔放在笔记本里完事。（今回看，我觉得作者与编辑部保持某种“对抗、矛盾”，作品少发表，或仅发表

一部分,是对写作十分有利的,——只是青年时常为此迷惑……)

凭一首诗凌越人生,进尔睨视这个混沌人世,这是怎样一种爽气!有人以为写诗百无一用,是因为他们从未有幸真正进入一次神的恩赐区,尝过一只蜜蜂怎样亲自酿出劳动蜜之快活滋味……

习诗二三十年,写有数百首诗,回看自己真正觉得满意的,也许只有十几首写得自然、信手拈来的短诗。……

小杂诗《到三河》是即景即写,几乎创于现场,冷眼看不太像诗,但每见重读会唤起亲切回忆:黑龙江,边境,友朋,中俄沿江的建筑景物,这诗不是写给他人读的。《等待》短诗记于春晚时的鸭绿江边,小城集安,四面环山,那个炎夏初来!山梨花雪白漫天飞舞季节。忽然渴望:爱……(我的体会写爱要极端小心,含蓄节制,象总统之于权力)。

——当人能叙述一种生活时,这种生活其实已永逝!短诗的功能有点象傻瓜相机,抓拍了一瞬的真实。很少写长诗,觉得自己特点不在这里,不具备这种才能。

童年进城,17周岁时到山区下乡,又复回城,它们增加了我对长春这座城的远近比较和观感。长春地处近寒带,适合夏天的花种不多,美人蕉叶阔耐低温,故我的《给我一点时间》中有“看那美人蕉的叶子舒展,万年红和不知名的花向蓝空喷叶血液”句,低矮的万年红一片一片,花一开,北方深秋就到了,每年国庆节时小广场、街路旁常栽此花,很有北国味。重读,又想起这些花(多年已快忘记它们),这些植物,同长春特有的加拿大阔叶杨,它们似乎与我的命运有某种微妙连结。……

35岁前后旅行大兴安岭数次,时有中年的冷淡、宁静升起。

汹涌的额木尔河,塔河、额尔古纳河、呼玛河、宽阔界河黑龙江等均给我印象之深,怀想人类的早年,“我喜欢沿荒凉的河流旅行,河流里深埋藏着我的过去”(《河岸》)。在山中,开始思考哲学。不知为什么,一开始深入接触思考自然,我那些昔日“浓得化不开”的诗郁结都渐消散了。开始写散文诗和随笔……

……唉,怎么说呢,诗是种个人的“隐密财宝”,最早知道它的人越少越好,比如,长白山里从前时光生长着棒槌草(今名人参),乌拉草、鹿茸、紫貂……当人们耳熟能详议谈它们时,宝山已空。谈诗纯属枉然。

写诗、发表、别人拿来读,三者哪个时段最快乐而幸福呢?写诗。一种静谧、宁和的纯澈清流涌溢于心,象幽泉之于谷壑,象茶针之于沸水。发表了,别人读过了,或赞赏,或漠然,或鄙视弃置,或批评非议,对于作者不过如同母鸡下过蛋忍不住咯咯叫几声心理,与蛋已没有多少真正关系了……鸡已经“辛劳”过了。

引几首当年拙作,以回忆氛围:

《宁静的共青团花园》

来晚了,来晚了四分之一世纪
时针指向上午——九点钟
为着执著的念头
我寻觅满园更执著的热烈燃烧
——却找不到他们,那些可爱的筑园人
修园时我还小
还不懂人们为什么称五颜六色为神
把缤纷的希望洒满天空

这需要多少精力呵

在一堆堆瓦砾中……
支撑起一个个稚嫩的生命！
花朵鼓起，多么欢欣
在渐渐远去的脚步声里
凋谢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拥抱我吧，一个共青团的朋友——
请相信，我也是制止攀折草木行列中的一个
请相信我为了寻找这些盛开的花圃
内心留下的伤痕

多悦人的秋天
真想在这里深呼吸……
消逝的
——莫非都是电闪雷鸣
但我什么都想说：不啊
我经历过了……
也许，我还年轻
热的血在汨汨流动
(1982年8月长春)

《亡妻葬礼》

我把永不腐朽的土地覆盖到你身上
永别了，我一生中最可珍贵的时光
黄色的泥土粘住了我的手，我的铲
我的喉咙和目光……

我将从这里宁静地走去
跟着你，登上前面的一道山岗

你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
“什么都是最后一次了
你喜欢傻看的蓝天
阳光里沐浴着透明的雨点”

“多么透明而美丽呵”
我也最后一回赞叹
忘掉了
我是来参加埋葬什么的……
(1983年2月15日)

《给我一点时间》

给我一点时间
哪怕让我在深秋凉爽中轻轻漫步
看美人蕉的叶子舒展
万年红和不知名的花向蓝空喷吐血液
然后就走掉

我为什么要描绘
那些你不能知道的黄昏和夜晚
只有它们带着安慰的赠品
掠走我心中灼热的部分
我体会着安宁，并充满了思考
在公园浪费时间的长凳上打盹
闪电似的看见一些我珍爱的事
(1982年9月4日)

《一天》

反正有一天
我要像大树一样轰然倒下……
我的朋友们
将接替我的目光
而取代了我位置的人
此刻正在灯光辉煌的大厅里加冕

我想告诉人们,这是怎样的一片沼泽地……
谁也无法把它形容
如果作为树木
我要把深深的根须拔出来给人看
但是作为一个人
我只能默默无言
(1984年5月)

(2003年2月24日,写于长春)